

飞舞的雪花

覆盖了一支关于北方的童话

展亮于血红的太阳托出地平线的时候

大自然的风采

静谧的早晨没有风与苍狼的独白



风物篇

月出惊鸟 花细落

七彩人生散文丛书·七
麻文琦 杨云峰 编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七彩人生散文丛书·七

月出惊鸟花细落

风 物 篇

麻文琦 杨云峰编

中国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出惊鸟花细落:风物篇/麻文琦,杨云峰编-北京:
中国社会出版社,1997.6

(七彩人生散文丛书·七)

ISBN 7-80088-564-X

I. 月… I. ①麻…②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0617 号

七彩人生散文丛书·七

月出惊鸟花细落

风物篇

麻文琦 杨云峰编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天津市华东印刷厂激光照排

天津市华东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8 字数 170千字

1995年1月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8001—13000册 定价 8.00元

ISBN 7-80088-564-X/I·46

目 录

引子

张晓风《遇见》 (3)

萧 萧《初识就是一种绝大的惊喜》 (6)

明暗交错

巴乌斯托夫斯基《黄色的光》 (11)

杨 绛《阴》 (18)

朱 汀《江行的晨暮》 (21)

李金发《晨》 (23)

季羨林《黄昏》 (24)

波德莱尔《黄昏》 (29)

贾平凹《大洼地一夜》 (32)

王统照《夜行》 (35)

霏霏雨雪

郁达夫《西溪的晴雨》 (39)

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 (42)

茅 盾《雷雨前》 (46)

巴 金《雷》 (49)

高洪波《贮云》 (52)

张秀亚《雾》 (56)

普里什文《雾》 (58)

鲁 迅《雪》 (60)

梁实秋《雪》 (62)

余秋雨《阳关雪》 (65)

自春徂秋

唐 弢《自春徂秋》	(73)
丰子恺《春》	(78)
庄 因《秣陵春》	(82)
张晓风《春之怀古》	(85)
陈幸惠《流萤如线》	(87)
萧 白《八月》	(89)
鲁 迅《秋夜》	(92)
秦 牧《秋》	(94)

星辰日月

巴 金《日》	(99)
巴 金《月》	(100)
梭 洛《秋天的日落》	(101)
茅 盾《虹》	(103)
林清玄《光之四书》	(106)
许达然《星》	(116)
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	(119)
俞平伯《眠月》	(122)
张秀亚《杏黄月》	(126)

海涌泉流

德富芦花《大海日出》	(133)
德富芦花《空山流水》	(135)
东山魁夷《听泉》	(136)
谢大光《鼎湖山听泉》	(139)
陈晓蕾《溪水》	(142)
陈 鑫《溪》	(145)

马克·吐温《河上风光》 (151)

陈章汉《海恋》 (159)

花鸟小品

郭沫若《小品四章》 (167)

徐蔚南《快阁的紫藤花》 (171)

郑振铎《蝴蝶的文学》 (174)

冯骥才《珍珠鸟》 (188)

屠格涅夫《鸽子》 (191)

瓦尔特·惠特曼《野蜂》 (193)

远离尘嚣

朱自清《温州的踪迹之录》 (201)

徐志摩《翡冷翠山居闲话》 (204)

冯远君《清音》 (207)

羊子乔《山之旅》 (212)

铁凝《洗排花水的时节》 (214)

陈林《九寨的秋》 (22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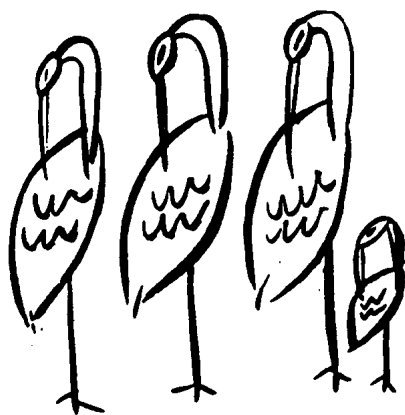
E·B·怀特《再去湖畔》 (226)

亨利·大卫·梭罗《散步》 (233)

结 语

哥德《大自然》 (243)

引子



张晓风

遇 见

一个久晦后的五月清晨，四岁的小女儿忽然尖叫起来。
妈妈！妈妈！快点来呀！”

我从床上跳起，直奔她的卧室。她已坐起身来，一语不发地望着我，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她不说话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她用一双肥匀的有着小肉窝的小手，指着窗叶。而窗外什么也没有，除了另一座公寓的灰壁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，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：

“天！”

我顺着她的手望过去，果真看到那片蓝过千古而仍然年轻的蓝天，一尘不染令人惊呼的蓝天，一个小女孩在生字本上早已认识却在此仍然不觉吓了一跳的蓝天。我也一时愣住了。

于是，我安静地坐在她的旁边，两个人一起看那神迹似的晴空。她平常是一个聒噪的小女孩，那天竟也像被震慑住了似的，流露出虔诚的沉默。透过惊讶和几乎不能置信的喜悦，她遇见了天空。她的眸光自小窗口出发，响亮的天蓝从那一端出发，在那个美丽的五月清晨，它们彼此相遇了。那一刻真是神圣。我握着她的小手，感觉到她不再只是从笔划结构上去认识“天”。她正在惊讶赞叹中体认了那分宽阔、那分坦荡、那分深邃——她面对面地遇见了蓝天。她长大了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，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湖边，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，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，大团大团，像棉花似的，有些飘到草地上，有些飘入湖水里。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，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。

可是，渐渐地，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暗惊。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，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，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。整个下午，整个晚上，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。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，我感到诧异和震撼。

其实，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，但也只是知道一条测验题的答案而已。那几天真的看到了，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，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。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——虽然是植物的。

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，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、奢侈的、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。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，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，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。

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，不知湖

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种子成了小树？至少，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。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，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，蔚然成荫，教会她，怎样敬畏生命。

萧 萧

初识就是一种绝大的惊喜

初识就是一种绝大的惊喜。常常我这样想，走踏了千山，多少伟岸依山而立，多少崇云临岸而骇，而今欲涉万水，万水应有多种风貌，万种神采。

山容易在清凉的地方转折，传出几声清脆，几声伐木的吆喝，你自然会想赶洋紫荆灿开的红脸，忽然的水溅声，十月的轻烟。山容易在你不经意的时候，伸出一块让你或躺或卧的平畴，你可以骋目于千里外隐约的烟云和风色。

请问：水呢？水在什么样的波纹里？

当你伸出纤细的素手，我将被引渡何方？

躺卧在累累的岩石间，多少年前，这里或许也是鱼们虾们朝食暮息的地方，想像他们就在你的四周，穿梭，游行，泼刺，就在你躺卧的地方，他们以唇滋生情意吗？如果是，我们竟然是落后了几十万年不能游的鱼，只准以眼神交换秘密。

水呢？水会在什么样的波纹里？

我们从岩石上站起，走近长满珊瑚的飞岩，未时已到，阳光在海面上翻腾着锦鳞，显然这是南方的海岸，风从裸露多

孔的岩石间穿过，水手们不在附近，所以，寂静很快就让海浪清晰的拍击岩岸。

大家都在欢呼冲激而起的浪花，纯白的浪花，在深蓝的背景前，迸散为人们眼中苍翠欲滴的惊讶。我站立起来，左手一挥，浪花竟然随之轰然而立，请为此刻见证，我从山中来，满身都是吟诵不完的山野短调，而此刻，海在我的手势中，突然升起，所以惊喜，是因为相逢不会相识。

多么熟悉，你听，这些初识的哗哗的浪涛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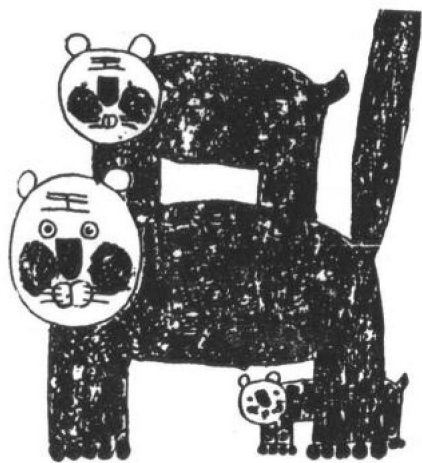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这样熟悉？很像奔驰在山野我爱哼唱的短调？还是因为你，我容易走入一切美好事物的深处？

首先，你可曾发觉：我已慢慢走向一切美好的征象，什么时候？我已慢慢走向你。据说，这条岩石路直直延伸下去，会有一个山坡洞让羊避雨，会有最美好的水从天落下。

就在半里外，有人纵身入海，他们是在寻找微红的龙虾，海一波一波埋向他们，他们又从一波一波的海中探头深深呼吸。

我伸出右手，将会航在什么样的波纹里？

明 暗 交 错



〔俄国〕巴乌斯托夫斯基

黄 色 的 光

一个阴沉的早晨，我醒了。房间里充满了匀净的黄色的光，仿佛煤油灯的光线。这光是从下面通过窗子射进来的，因此把圆木天花板照得特别亮。

这奇怪的光——淡淡的，凝滞不动的，——不象阳光。这是秋天的落叶的亮光。漫长的夜里刮着风，把花园里树上的枯叶都吹下来了，枯叶发着沙沙的响声，一堆堆地堆积在地上，散发出暗淡的亮光，在这种亮光的映衬下，人们的脸仿佛变黑了，桌上的书似乎涂了一层蜡。

秋天就这样开始了。对我来说，它是在这个早晨突然到来的。在这以前我几乎没有秋天的感觉：花园里还没有霉烂叶子的气味，湖水并不发绿，清晨木板屋顶上还看不到严霜。

秋天是突然到来的，正如由于那些最不起眼的事物——由于鄂毕河上遥远的轮船汽笛声，或者由于一个无意中看到的微笑，——而产生幸福的感觉。

秋天是出其不意地到来的，并且占领了整个大地——花园和江河，森林和空气，田野和鸟儿。一切都顿时充满了秋